

散文极地

何为我及何为生活的启示

——读刘小枫系列著作随笔

归根结底,我是什么

从动物性中解脱出来的我,已经有了“我”的意识,故而,不可避免地要认识世界。世界于我的意义,决定了“我”最终的属性。

我与世界是何关系,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给出了启示。《诗化哲学》是刘小枫青年时代风靡一时的又一著作。该书也一再再版。我阅读的是黑色封面的2011年重订本。

《诗化哲学》的主题是介绍德意志浪漫哲学。透过浪漫哲学可看到,这个世界原本没有意义。既然这个世界没有意义,就要创造出意义。人之为人,并不只是在于他能征服自然,而在于他能在自己的个人或社会生活中,构造出一个符号化的天地,正是这个符号化的世界提供了人所要寻找的意义。浪漫派甚至认为,它也提供了具有宇宙价值的意义。动物也能在某种程度上以自己的方式与自然作对,以自己的方式战胜自然。但动物永远不能创造一个意义。创造意义意味着超越自身的条件,把自身作为象征意指那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

赋予世界意义,即把世界诗化。据说,人身上把世界诗化的动机——是我们有限生命的最大渴求,我们的一生都在追求着将那种使自己茫然无措和无能为力的情感沉溺到一种真实可靠的自我超越之源中去。

不得不再次谈到死亡。刘小枫在《普罗米修斯之罪》中讲到,普罗米修斯之罪在于给凡人注入了“盲目的希望”,让凡人不再预先知道自己会死,从而在精神上生活得轻松自如。因此,回避死亡,是一件大罪。因为死亡,个体生命变得有限。然而,茫茫宇宙(世界)是如此无限。面对无限世界,人感到的是茫然无措和无能为力。有限生命如何在无限世界安身立命?浪漫思潮的先导、17世纪的帕斯卡尔说,人不能从理智方面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得靠情感、靠热爱。帕斯卡尔反复问:在无限之中,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帕斯卡尔认为,在无限的虚无中,只有信靠上帝的爱,才能为有限生命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据。

后来的浪漫哲学一再企求有限与无限的同一。早期浪漫派首先提出了人生向诗转化的学说,希望在诗的国度里消除杂芜、庸俗和一切对立,达到绝对自由,从而在由诗的想像、激情、爱、幻想给有限的生命带来的出神状态中,把握住超时间的永恒。诗,在他们那里,是理想的天国,它具有超验性的自由,能使充满矛盾和对立的现实生活化为一种梦幻式的永恒使自由得到保证的生活。

对浪漫派诗人来说,追求诗,就是追求自由,诗的国度本身就是自由的国度。浪漫派诗哲这里所说的诗明显不是指单纯的诗的艺术作品,而是指作为理想的生活的世界。他们的出发点是:人面临着一个与他自身分离异在的世界(包括文化和自然),用形而上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人发现自己而面临着一个不属于他的、与他对立的客观世界。所以,全部问题就在于如何使这个异在的、客观化的世界成为属人

的世界,作为人的主体性的展现的世界,这也就是如何使世界诗化的问题。

对此,浪漫派诗人做出回答:我们不能站在这个世界上来看这个世界,而应站在另一个更高的世界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所谓浪漫化也就是指的这种超验原则,指以诗意的感觉来把握世界,而不是以功利主义的、世俗的感觉来把握世界。从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超验的世界来重新设定现实的世界,就是诗化的本质。诗载有人类超越时间的彼岸的绝对。因为诗,世界呈现为二元世界——现实生活世界与诗化的世界。人也呈现为二元人——现实的人与诗化的人。刘小枫说,现实生活世界的中心是人,是生活着的人,诗化的世界,实质上应是诗化的人;人的诗化,世界才能最终审美化。诗化的世界,是以“我”的精神为核心的。

在诗化的世界里,我就是上帝。因为,人就是上帝的思想,上帝的意识。人的存在的戏剧就是上帝自我解放的戏剧。人的使命、人的感性存在的天命,就是要认识到以自己的感性血肉之躯来拯救神性。既然人的使命规定为神性,那么,人也可以超越有限性了。刘小枫说,诗是对整个内心世界的表现,因为诗的语言就是那种内在力量的外在表露。语言是人解放自身的原初力量。诗的语言既然是自我的表达,也就是自我对自我的启示。通过诗的语言,诗创造出了一个与经验的事态世界截然不同的意义世界。

浪漫派诗人认为,人的存在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既有“我”,又有“原我”。人能够倾听无限的宇宙的音乐,领会神性诗的美,这是因为人也是宇宙诗人的一部分。因此,在人身上有两种基本的冲动,一个指向有限的对象,即个性化原则,一个指向无限的流动性,即酒神原则。从这两种对立的冲动中又形成了第三种冲动,渴求把两者统一起来的冲动,它朝着心理上的整合,朝着主、客体统一的方向发展。所有生物中,唯有人能渴求进入神性的自由的超越,经验限定性的东西不能满足人渴望无限的这一最为深层的需要。

故而,老师说,人是形而下的,也是形而上的,但归根结底,是形而上的。

只有成为形而上的人,即进入神性的自由的超越,我的灵魂才是自由的,我才是彻底自由的人。如此,我才完全地拥有了我。

今天,人们迷失于自己的根本属性,也就对生活迷失。在《诗化哲学》里,刘小枫发出呼唤,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为何为一个人,何为真挚的爱,何为人生的命运,何为灵魂的归宿,只知道实在是什么,技术是什么,交易是什么,买卖是什么,竞争是什么,人能为自己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人的人性物的物性都分化成了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这样一来,人的生存就被置于荒野,人的心灵、内在就沉入冥暗。有谁在这世界上的某处无端地哭、无端地笑、无端地走、无端地死。这是世界上最为严重的时刻。

冬之韵律

冬日赏树

喜欢冬天,是因为冬天的树。

树,是冬日里一道别致的风景。寒冷的冬天里,树是沉默的,也是坚强的。光秃的枝桠怒指向上,像是一种无言的抗议。走在剑拔弩张的枝桠下,仿佛能感受到树的高傲与倔强。怒吼的风,刺骨的冷,也未能将树压弯。

每当遇到困难,我总喜欢在冬日的树下行走。树的坚忍与执着,给了我面对困难的勇气。行走在树下,有时驻足凝望,总能感受到一种无言的鼓励。仿佛,在树与我之间,有着一道无需诉诸言语的默契,像两个多年的故友,不需要言语,一切尽在不言中。

冬天的树,交错的枝桠,是它的风韵。在其他的季节里,片片绿叶遮盖住了树枝,少了淋漓尽致的感觉。唯有在冬天,叶片不存,树枝显露无遗,也将树的坚忍展示得格外清晰。

脱去了绿衣,冬树完成了从稚嫩到坚强的转变,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在下雪的天气里,树也是令人感动的。皑皑白雪压弯了树枝,一身银装的树显得晶莹而亮丽。雪,是天空对树的爱抚。静静享受着爱抚,树是沉默的,也是雀跃的。和冬天里的其他日子比起来,此时的树多了几分俏皮,寒冷的外表下,透着隐约的暖意。树与雪,难舍难分,在冬天的日子里,相依相偎。

冬天的树,看似严酷,却有着鼓舞人心的希望。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站在冬天里,眺望着春天,看着春天如一个撑着油纸伞的女子,婀娜多姿地慢慢走近,犹抱琵琶半遮面。春天,不再遥远,而是在树的目光中,一步步走近。这样的期盼,成了寒冷冬日里,温暖人心的一丝坚韧力量。

冬日赏树,是浪漫,也是温暖的。

周文彬

在康定工作的那会儿,要想走捷径顺公主桥左侧沿折多河而下,到原工作单位甘孜报社,没路,被阿里布果山阻隔,无路可走。

朋友相伴,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近年新开劈打道的阿里布果步游道。上起公主桥左侧,沿折多河而下止于白土坎生出枝节,一条向右遇桥飞跨折多河汇入城区主干通向远方,一条原地止于甘孜报社。

阿里布果步游道,是康定人茶余饭后休闲散步的最佳首选。

融入休闲散步的人潮,不时传来阿妈阿姐家长里短瓜田李下恒古不变的碎言闲语。我呢,悠悠哉哉漫步在五彩防滑砖铺就的弯弯曲曲平坦的阿里布果小路上,伸手可轻触汉白玉护栏扶手,偶又小憩实木亭台或路边条凳,抬眼望去一根根高耸的路灯华灯初上,一路走来双耳灌满了奔腾咆哮熟悉的折多河水声,思绪万千随波逐流,直抵甘孜报社。

走进甘孜报社,老友王三陪同四处走走看看热情介绍,映入眼帘的是在原办公楼址上崛起而起的



美人谷

童光辉

丹巴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丹巴有梭坡碉楼有甲居藏寨有美人谷春光年年眷顾丹巴 碉楼旁的黄梁木 年年发新芽藏寨里的格桑草年年开鲜花 山谷中的大渡河 年年涨大水

年年都有金秋画意诗情丹巴但是 如今的碉楼人去楼空独对残阳血红如今的山谷美人不再只留下充满诱惑的名号 唯有如今的藏寨风景依旧款款迎接四海嘉朋

雪花

第 2179 期

汪涛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重复的是每天中午放学后,先要把学生的作业批改完,才开始做午饭。虽然三科,但一个班才十五六个学生,所以总量不是很大,改完就开始烧火做饭。

每次烧火的时候,总有个学生会跑来,总会问一句话:“老师,有什么事我可以做不?”因为太小,我总说没有,她就会站在门旁静静地看我做事。

我边做边问她:“吃了没有?”“吃了。”“吃的什么?”“锅魁。”“菜呢?”“酸奶。”……等到饭菜端上桌的时候,她就会跑了,喊都喊不住。

她叫斯朗曲珍,眼睛大大的,是一年级最小的一名学生,也是唯一的一名适龄生,其他的不是八九岁,就是十岁了。但这里的大人、小孩都叫她“阿里巴巴”,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一问才知,她在城里亲戚家去的时候学会了一首叫《阿里巴巴》的歌,回到村里,她就给大家边唱边跳:“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可能表演得太好了,让人不能忘怀,只要大家一看到她,就想起阿里巴巴,久而久之,反而真名就没人叫了。

这个小女孩有个特别之处,就是上语文课。每上一篇课,当天,她就能把要求掌握的词语默写出来,流利读课文,短的还能背诵(这对于一个只会说本民族语言的学生,应该说难能可贵了)。而其他学生跟她比,可要两三天的功夫才能达到,有的你讲下一课了,词语还不会听写。我也试过几次,专门叫她记生字,速度真得很快。最后,我只能归结为她记忆力太好了,有读书的天赋。

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吧,她依然如故。有一天中午,我看到学生拿来的土豆,顺手拿了几个土豆叫她拿到水沟边去洗,她乐呵呵地放在盆子

里,端就跑开了。我开始生火煮饭,将米淘好蒸起,把肉、辣椒、蒜和葱切好,只等她的土豆了。

可左等右等不见来,一个念头从脑海里闪过:是不是出事了。

我忙朝水沟方向跑去。还好,一拐弯,我就从背影上一下子认出是她。她蹲在水沟边自顾自地洗着,我双手撑在膝上直喘粗气,吓死我了。

走近一看,五六个土豆只洗了一半,不过洗得真好,白白的,土豆皮全被她的手指甲一点点刮下来了。

我问她:“怎么这样洗呢?”她抬起头:“我看到城里的人洗土豆,都是这样的。”

心中一股莫名的情绪直向我的泪腺冲去,我还能说什么呢?

摸了摸她的头,“来看老师怎么洗的。”我把土豆在手来回搓了几下,在水里冲了一下,就装到了盆中。

“和你们这里的洗法一样不?”我侧过头来问她,她看着我笑了,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点了点头。从此我中午的菜都是她来洗了。

两年一晃而过,我也调回了县城。她有超强的记忆力,如果读完三年级就不读了,那太可惜了。受到更好的教育,她肯定能走出小山村。走时,我给她家留了个信:“不要可惜了这孩子,有条件的,送到城里去读书,将来肯定有出息。”

事后知道,她也随我来了县城,到二完小读书,寄住在亲戚家,家里也从未因挖虫草,让她辍过学,也算了了我一心愿。

现在她也和我一样,当了一名老师,每次遇见,她总会冲我一笑,再叫我一声老师,这总会让我想起她小时的样子。

心灵有约

回故乡

综合大楼雄伟挺拔,采编、印刷设备设施鸟枪换炮焕然一新。离开生活工作第二故乡 20 年,报社的发展变化巨大,故乡的发展变化更是巨大。唯一没有变的,是这里的阳光、空气、信仰。

弹指间几十年,一晃而过,掰指细数岁月轮回。山还是原来的跑马山、郭达山、阿里布果山,水还是原来的折多河、雅拉河,三山夹两水。人却不是昨天的人,老同志退休,老同事调离。但,感觉仍还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感慨,那么的留恋难舍。难舍那山,那水……

时光飞逝洒满青春,这里有我的梦想,这里有我的奉献,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热土——康巴。

二

初夏六月,天高气爽,回到了故乡,出席侄儿明程、曲珍举行的藏式婚礼。婚礼传统隆重热闹,长长的马队迎亲送亲壮观独具民族特色,藏族独特高贵服饰华丽不菲,一对新人郎才女貌事业小成,一曲藏歌《我们好好爱》把婚礼推向高潮,载歌

载舞的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献上哈达举起杯,衷心同祝,扎西德勒,吉祥终身。哥嫂妹弟关怀备至,备感亲情温暖。

老友重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莫言有言“醒也罢,醉也罢,半醉半醒为最佳。物我两忘心清爽,醒是聪明,醉也不傻”。满桌藏餐美食青稞美酒酥油茶,满桌农家家常瓜瓜洋芋老腊肉,满满的情感,愉快的回忆,谈笑风生,依然如故,不亦乐乎。

故地重游,美丽的康定溜溜的城,历史厚重悠久,繁荣祥和,跑马山下小巧玲珑的康定辉煌巨变。南无寺、金刚寺、安觉寺、二道桥、雅家情海、跑马山、木格措游人如织,旅游事业蒸蒸日上。故地重游,再一次留下深刻美好。带着美好离别,带着美味返回,康定、姑咱、泸定、冷碛沿途哥们姐们挚友亲们,备了不胜枚举的原生态食材美食:水磨糌粑、酥油、核桃、干菌、牛肉、泸定凉粉、桃子、李子、玉米馍、巴塘醋海椒、虫草,分享了。

东西是有价的,可买到。但,这些东西又是无价的,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土地颂

挺拔甘孜的脊梁

——写在国网甘孜供电公司成立十周年之际

一双双高原电力人的手 风雨兼程 爬冰卧雪 编织藏区千年的梦 为照亮万家灯火 穿越黑夜 奔忙在广袤的康巴大地 用红色的心沸腾的血 深情 照亮银河的星光 将国网与藏区群众血脉相连

青碧珍

一滴滴高原电力人的汗水 点亮藏区 履责担当 屹立风雪的山座铁塔 聚集光明的力量 穿越河流 守候村寨 挺拔甘孜的脊梁 铺就一道光明的哈达 点亮藏区群众生活的小康

一个个高原电力人的足迹 点亮我们共同幸福的家园

季节之歌

冬天弹奏的旋律

我一直认为,冬天具有四季之中最为唯美的旋律。只要你愿意放低自己的灵魂,敞开心扉去静静聆听,你就会被一段段动听的旋律所震撼。但这段旋律只属于冬天,只属于那些有“心”的人。

当季节由深秋转为初冬时,万物更显得萧条、冷寂。一切的繁华兴盛走向了衰败,艳丽的色彩相继隐匿,大地重新换上了灰色的着装。这时,冬天的旋律低缓如同幽怨的箫声。但正是因为这段低缓,足以牵起万千愁绪的开头,营造一段旋律特殊的氛围。曲子旋律的开头常以低缓为格调,是因为这样更容易在悄无声息中把人带到音乐当中来。

随着冬季的正式来临,旋律开始由低缓走向急促。天空不再是一味的孤寂和冷清,而是寒风直下,气温骤然下降。有时候甚至几个月都是冷雨不断,刺骨的寒风伴随着潮湿的气候,让人心也是冷冰冰、潮润润的。这段旋律的走势必定是愈发急促的。你看,灰暗而潮湿的天空之下,几只掉队的寒鸦匆忙掠过上空,嘎吱的叫声和萧瑟的影子留给人们无尽的伤怀。于是,冷雨砸地的声音混合着冷风折向枯树的簌簌声,让这段旋律开始走向急促。

冬季旋律的高潮部分当属下雪时刻。飘飘扬扬的大雪从亿万高空倾泻而下,不一会儿便覆盖了世界万物,成为了世界的“王”。它所到之处,皆为白色,无论是石头、河流还是火或者其他。总之,它具有覆盖一切的神秘力量。它妖娆的姿态随风飞舞,没有固定的飘飞轨迹,而是顺着风,抑或顺着“心”飞舞。而世间万物也乐于将自身作为一个载体,承载这美丽而妖娆的雪,承载这段旋律的高潮。“白”战胜了“灰”,迅速主宰了世界。也从这时起,阳光开始破云而出,一束束鲜嫩的光芒顿时抚摸万物,温暖再一次来到人间。

当温暖的阳光出现,冬季的旋律就好比走到了垂暮之际。万物内心紧绷的绳也得到了放松,笑容又再度回到了他们的脸上。“瑞雪兆丰年”,一场大雪结束了这个冬季,也结束了这段震撼的旋律。很多人都喜欢这段即将停止的旋律,是因为它温暖而愉悦。但是仔细想想,如果没有之前的低缓、急促和高潮铺垫,这段即将停止的旋律还是温暖的吗?而这整段旋律又还是完整的吗?

我由衷喜欢冬天,不仅仅因为它的雪景无与伦比,更因为它具有其他三季所无法比拟的跌宕起伏的旋律。其实,从从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平坦的路虽易走,却难以留下可贵的记忆;跌宕的路尽管难走,却能够产生刻骨的动听旋律。

乡村记忆

在小坝村的日子·洗土豆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重复的是每天中午放学后,先要把学生的作业批改完,才开始做午饭。虽然三科,但一个班才十五六个学生,所以总量不是很大,改完就开始烧火做饭。

每次烧火的时候,总有个学生会跑来,总会问一句话:“老师,有什么事我可以做不?”因为太小,我总说没有,她就会站在门旁静静地看我做事。

我边做边问她:“吃了没有?”“吃了。”“吃的什么?”“锅魁。”“菜呢?”“酸奶。”……等到饭菜端上桌的时候,她就会跑了,喊都喊不住。

她叫斯朗曲珍,眼睛大大的,是一年级最小的一名学生,也是唯一的一名适龄生,其他的不是八九岁,就是十岁了。但这里的大人、小孩都叫她“阿里巴巴”,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一问才知,她在城里亲戚家去的时候学会了一首叫《阿里巴巴》的歌,回到村里,她就给大家边唱边跳:“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可能表演得太好了,让人不能忘怀,只要大家一看到她,就想起阿里巴巴,久而久之,反而真名就没人叫了。

这个小女孩有个特别之处,就是上语文课。每上一篇课,当天,她就能把要求掌握的词语默写出来,流利读课文,短的还能背诵(这对于一个只会说本民族语言的学生,应该说难能可贵了)。而其他学生跟她比,可要两三天的功夫才能达到,有的你讲下一课了,词语还不会听写。我也试过几次,专门叫她记生字,速度真得很快。最后,我只能归结为她记忆力太好了,有读书的天赋。

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吧,她依然如故。有一天中午,我看到学生拿来的土豆,顺手拿了几个土豆叫她拿到水沟边去洗,她乐呵呵地放在盆子

里,端就跑开了。我开始生火煮饭,将米淘好蒸起,把肉、辣椒、蒜和葱切好,只等她的土豆了。

可左等右等不见来,一个念头从脑海里闪过:是不是出事了。

我忙朝水沟方向跑去。还好,一拐弯,我就从背影上一下子认出是她。她蹲在水沟边自顾自地洗着,我双手撑在膝上直喘粗气,吓死我了。

走近一看,五六个土豆只洗了一半,不过洗得真好,白白的,土豆皮全被她的手指甲一点点刮下来了。

我问她:“怎么这样洗呢?”她抬起头:“我看到城里的人洗土豆,都是这样的。”

心中一股莫名的情绪直向我的泪腺冲去,我还能说什么呢?

摸了摸她的头,“来看老师怎么洗的。”我把土豆在手来回搓了几下,在水里冲了一下,就装到了盆中。

“和你们这里的洗法一样不?”我侧过头来问她,她看着我笑了,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点了点头。从此我中午的菜都是她来洗了。

两年一晃而过,我也调回了县城。她有超强的记忆力,如果读完三年级就不读了,那太可惜了。受到更好的教育,她肯定能走出小山村。走时,我给她家留了个信:“不要可惜了这孩子,有条件的,送到城里去读书,将来肯定有出息。”

事后知道,她也随我来了县城,到二完小读书,寄住在亲戚家,家里也从未因挖虫草,让她辍过学,也算了了我一心愿。

现在她也和我一样,当了一名老师,每次遇见,她总会冲我一笑,再叫我一声老师,这总会让我想起她小时的样子。